

一次史无前例的冒险旅行  
一位唐朝僧人的传奇人生  
一段中原王朝的风云历史  
一部彰显盛世大唐的史诗巨制

# 玄奘大师

沧溟水 著



有天夜里，玄奘

做了个梦。梦中，

他漫无目的地在芦苇林中晃悠，

从天而降一位通体银白的仙人，

捋着胡须，笑咪咪地看着他，

只问了一句：“你往何处去？”

玄奘一惊，脚下一滑，

这位仙人，莫非就是若干年前曾入戒贤法师梦境的弥勒佛？

往何处去？

往何处去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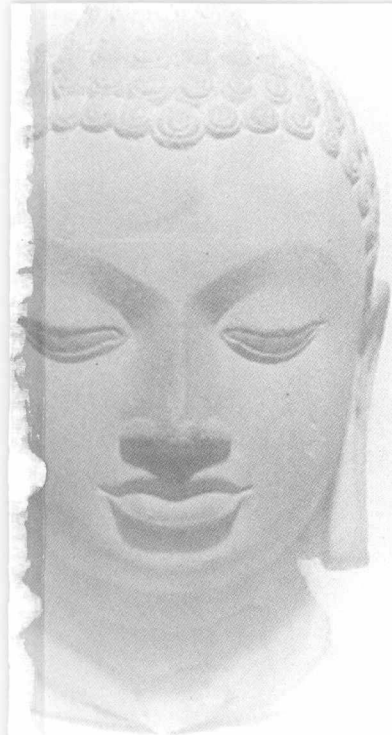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水晶石  
CRYSTAL C.G.

# 玄奘 大师



 湖南人民出版社

 水晶石  
CRYSTAL.CG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玄奘大师/沧溟水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 
2010. 4  
ISBN 978-7-5438-6246-3

I. 玄… II. 沧… III. 玄奘(602~664) — 传记 IV.  
B949. 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00771号

# 玄奘大师

沧溟水 著

出版人: 李建国  
总策划: 许久文 卢正刚  
执行策划: 杨葵 向成  
责任编辑: 曹伟明 龙昌黄  
装帧设计: 姚宇 孙德恒  
出版、发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  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  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 
邮 编: 410005  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  
印 刷: 长沙富洲印刷厂  
印 次: 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
开 本: 710×1000 1/16  
印 张: 15.75  
字 数: 265000  
书 号: ISBN 978-7-5438-6246-3  
定 价: 28.00元

---

咨询电话: 0731-8222673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# 目录 Contents

- 001 楔子 心光照天破
- 005 一 万里翔，归思长，何事起彷徨
- 027 二 涉激流，下险滩，长度玉门关
- 050 三 死何怨，生何憾，知音向来稀
- 070 四 暗礁涌，孤光照，冰雪映肝胆
- 090 五 异域迢，佛影昭，镜心见灵山
- 112 六 得即失，是同非，谁堪共怅惘
- 129 七 圣地幽，疏林森，异梦惊鸿鹄
- 147 八 揽芳华，排巨浪，误引双雄顾
- 167 九 摒万难，立佛意，声名震四海
- 185 十 风不定，璞玉碎，帝殒空山寂
- 204 十一 尘嚣上，步步艰，进退苦徘徊
- 228 十二 暮雨霏，素光回，一夜莲花开
- 246 尾声 皓月入沧溟

## 楔子 心光照天破

大唐麟德元年正月初六，玉华寺迎来了新春的第一场雪。雪由打板起床时甫降，初时不过如细盐沙沙，窸窣窸窣地坠落，到得晚斋时候，忽地变成轻薄的鹅毛，漫天遍撒，将周遭山峦湖泊连同阖寺五门九殿一并裹入银色天地之中，当真是素雪覆千里，难见长安路。

玄觉在入定后不久，从一场怪异的梦中乍然惊醒。他听到凛冽风声触碰窗棂，呼啸如惊叹，隐约似有雪落松枝的簌簌声，室内并无任何取暖设施，背上一叠冷汗，遭逢寒气侵袭加身，只觉得浑身战栗，又有着某种虚脱般的惊悸。他起身点燃灯火，禅坐默诵了一遍心经，这种惊悸稍有宽解，却仍旧缠绕心智，无法摆脱。

今晚，恐怕难以入眠了。

打开门，雪的清辉直泻入室，小沙门捧着药罐垂首匆匆由面前走过，他叫住低声问询，然后一同朝肃成殿行去。

玉华寺原本是皇家行辕，高祖皇帝于武德七年营造，初名玉华宫，贞观十九年，玄觉的师父玄奘法师刚从天竺游历归来，便是在此处接受了先帝太宗文皇帝的召见。再其后，皇家始终对玄奘法师恩遇有加，从当今圣上特废宫改名玉华寺，敕为专用道场翻译佛经，至前月法师译成《大般若经》，算来已有四年时间。

绕过数重角门，遥见肃成殿正门中开，斑驳的灯影、树影与逸动的雪片交织互渗，流光如幻，疑真还虚，小沙门乍见奇景，稚气的脸上笑颜恍惚而迷离。诸法皆有形，因人而各异，此际玄觉眼中，却惟有端立于石阶前那抹庄重华严的身影。

那是他的师父——玄奘法师。

玄奘法师正仰望浩渺长空，一任几丝疏离的雪花落至灰白的眉上，神态平静，不时低声咳嗽，因为身形高大，每每弯腰掩口咳嗽时，更显得吃力且艰难。他当年西行求法过葱岭，越凌山，攀越多座高耸入云的雪峰冰川，因受冻而罹患冷病，归国后亦常有旧疾发作的迹象，厉害处浑身如堕冰窖，僵硬不能动弹，幸得当今圣上延请良医，以汤药勉力控制。今日天寒地冻，想来又有些不适了。

玄觉心中酸楚难当。法师费尽心力译完《大般若经》后，累倒静养了近一个月，前几日精神方略见好转，玉华寺译场众僧皆以为他已然康复，欢悦地启请再译一部《大宝积经》，法师见众情殷切恳笃，答应之后，真的就批校起来。然而，仅仅译了几行，就感觉忒为不适，勉力合上梵文经本，说道：“此经部轴甚大，与《大般若经》相近；玄奘自量气力难继，绝难办好此事。”当时众僧无不潸然伤情，而最难过者，莫过于跟随法师时间最长的玄觉。

接过小沙门手中的药罐，倒出一碗黑澄澄的汤药，玄觉捧给玄奘，轻声道：“师父，喝药了。”

玄奘侧转过身接过汤药，语音欣慰：“是你啊，玄觉。”他的声音低而沉稳，不过是笑看玄觉一眼，已经让玄觉惊惶的心定下几分。

在玄奘的众弟子中，玄觉自知佛法造诣远不如昔日的辩机，近则不如窥基，他只是跟随师父时日最长，凡师父习惯、喜好、伤痛，莫不了然在胸。

然而，有许多时候，在静坐冥想中，他仍然与其他人一样，深叹玄奘法师是如此的不同凡响。他偶尔听闻在家弟子和信众谈论法师，总爱以“传奇”两字称道法师的经历——

他曾信眉昂首，冒九死一生之险，披荆斩棘望西而行，路经西域一百三十八国，行程五万余里，终达天竺那烂陀寺，以十九年时间求得佛法东归。

接下来的这十九年，他潜心弘法，广开译场，笼罩旧说，妙有渊旨，翻传佛经四十七部，计一千三百三十余卷，将本朝佛法推至巅峰。

不过，在玄觉看来，玄奘法师岂能仅用“传奇”二字简而概之！

他慈悲谦和，又固执倔强。

他洒脱，似乎内心已荡涤俗世尘埃；他又睿智，万事万物的规则全在胸中。

他举重若轻，又举轻若重。

玄觉想，师父修为或已臻至境。这般的境界，许多的东西，已非自己的能力所能参悟。他只深深明晓，师父这一生，再苦再难，也从未说过“放弃”，纵使弘法之路崎岖难行，也要奋力从中劈出一道光亮，斩出一条窄道。所以，当听到师父亲口而肯定地说出“绝难”这两个字时，他是怎样的一种伤痛与惊惧啊！

玄奘已将汤药喝毕，咳嗽稍见缓和。由玄觉搀扶着入殿中坐下，方开口说道：“玄觉，你的心中似有恐惧？”

玄觉一愣，旋即合什作礼，老老实实答道：“是。”

于是，玄觉向玄奘复述了方才那个怪异而奇特的梦。

梦很短。在某个夏日的清晨，玄觉身着单薄的僧衣独自行走一条山道上，奇怪的是，分明有夏日的炎热，炙风习习，那山道却如秋日，雾霭沉沉，难辨方向，幸得道路仅此一条，如此谨慎地跋涉再跋涉，不知疲惫，终于行至山巅，汗水渗透僧衣，雾霭慢慢消散，面前竟然出现一座金刚座宝塔，高约十余层，庄严肃穆，向所未见，瞬间那塔如敷有青铜鍍金，光芒大盛，绚丽不可直视。玄觉正自欣喜若狂，连声合什称拜，突闻一声巨响，只见那塔身忽然开裂，由顶端开始，轰然崩塌。

玄觉说完梦境，兀自拿袖揩拭额头上的汗珠。

玄奘略作思索，心中已自了然，缓声说道：“此梦不干你的事，这是我灭谢的征兆。”

玄觉浑身僵麻，大恸，合身跪伏下去，悲泣道：“师父！”

玄奘无奈地叹息：“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玄觉，当年我收你为弟子时，最早教你的便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如何你诵读十余载，还是不能了悟呢？”

玄觉羞赧：“弟子愚钝，师父所说的悟空、悟净、悟能，弟子多年谨慎参详，却总也无法全然了悟。”说话间，仍是不住地饮泣，仿佛哀求般说道：“师父，弟子还想跟您研习佛法，您不能抛下弟子和信众——”

“缘起缘灭，有生必有死，有死必有生，玄觉，你不必为我悲伤。你跟随我时间最久，也不必妄自菲薄，你本性真如，处事舒畅自然，假以时日，做到知行合一，必能验明正道。”见玄觉依旧一脸困惑，玄奘于是手指殿外，说：“你去看，今晚月光如何？”

玄觉走出又很快回到殿中，说：“师父，没曾想好大一场雪，现下竟然有月！”

“月光是否照到你？”

“能。”

“是否能照拂殿外白雪皑皑的诸事万物？”

“当然能。”

玄奘咳嗽两声，笑了。

“玄觉，你知道，我总喜欢称天竺国为印度。印度二字，在梵文中，是‘月亮’之意，佛法就如月亮，皎洁、幽静，光明、智慧，心中有佛，佛也普照众生。不单是佛法，推及万物，均是如此。”

他又说：“每个人心中，都有一个印度。”



## 一 万里翔，归思长，何事起彷徨

### 东 归

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。

这是个新春以来难得的晴好天气，天公有意作美，替玄奘一生最辉煌荣耀的时刻添锦着簇。

浩荡威仪的队列，像一条长龙，由西北逶迤而来，行过处卷起一层低矮的尘土，抵达长安城外廓时，戛然停止。

四十六岁的玄奘从容走下步辇，用手掌仔细地捋平袈裟的每一点皱痕，朝着“明德门”三个瓦青色的篆字，合什叩拜下去。

叩首，再叩首。落日在他的身后缓缓下坠，投下长长的倒影，半空中有云样的烟雾缭绕，天际尚残留一抹晕红，光晕掠到脸颊的瞬间，温凉熨帖，随即催生出他久违的酸楚和无限的感慨。

站起，坐回步辇的时候，许多人看到，法师眼底分明隐蕴泪花，接着，他微微昂头，不易让人察觉地轻轻收吮鼻翼，那滴泪水，被他克制收敛，没有滴落堕地。

这一刻，出城迎接玄奘的官员和僧侣全都眼眶湿润了。

十九年沧海桑田啊，这位相貌质朴平实的僧人终于成功从印度东归大唐，其中会包含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、离奇和辛酸?!

“咣——”

辇夫前脚才踏进城，一声鼓磬的巨响宛如从天而降，震耳欲聋。

瞬时思维顿歇，玄奘脑中一滞。

天地间万籁俱寂，惟有这声巨响直透心灵，一股热流沿着四肢往头顶脑门儿上窜，他觉得浑身发烫。

长安城，何等沸腾热闹!

鼓磬和诵念佛经的声音交错起伏，如同钱塘江潮起拍岸，端午节龙舟赛万舟竞发，执拗而富有乐韵。

放眼望去，人如海幡若云。缁衣的僧伽、比丘尼，手捧香烛烟火的信众、百姓，头戴帻巾或笼冠的文士学究、官吏，摩肩接踵，随着步辇行进相互推搡，翘首观望，在尘土飞扬的土道上急步尾随，振臂高呼，衙差们为了整肃秩序，左支右绌，满头大汗。

“砰！”空中忽地绽开一朵烟花，漫天璀璨如大漠星雨骤降，一朵即开，万朵相连，“劈砰”、“劈砰”，四方聚合，云天之上盛景无边。

在那烂陀，在万里之外的印度，玄奘也曾获得无比的尊崇，接受至上的尊荣，然而与今天相比，过去种种均黯然失色。

这是他的故土，泱泱天朝的国民以最真挚的热情迎候他的归来，贵比黄金！

玄奘的眼眶再度湿润，抬手，轻按辇夫肩头，示意步辇放缓行进，让他有多一点的时间与城中万千百姓共度如此难忘的时刻。

在长安远郊等待朝廷官员接应时，玄奘绝没想到会有这样宏大的迎接场面。

那时，他正在玉泉山的小寺里收束着绑腿，准备用坐骑替换驮负佛经的马，等自己徒步行走一段时间后，再换过来。为保障马力，一路上他都是这样做的。

一只脚架在石阶上，他以牙咬紧绑腿的束带，额头上青筋毕露，这时，他看见大群官吏簇拥着一位六旬上下，面容清癯，身穿紫色大科绫罗，腰佩玉带钩的官员走过来。

这是三品以上大员的服制，玄奘正想放下那只不雅的腿，那官员却抢步过来，一手按在玄奘腿上，双手劲道十足，不晓得怎么一拢一收，很快绑紧了束带，一边说道：“法师，我认得你。在二十年前的长安，下官亦曾聆听大师开坛讲法。据说那时京兆尹有意让你主持一座寺庙，你却加以婉拒，远赴天竺。那时的你，非常年青，丰神俊逸，但讲法时坦然自若，时时会停下，问询听讲的人有否听懂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一笑，侧头眯眼上下打量玄奘，点头道：“现在的你，光芒尽收，沉稳泰定，又是一番风采。不过，相比而言，我更喜欢当年——因为会让我记起年青时候的我！”说完，他爽朗地哈哈大笑。

玄奘会意于他的谐然。人们总容易在别人的身上照见自身年华的流逝，故而牵动彼此皆陷于忧郁愁苦。这名官员，却以另一种方式诠释岁月，得到关于生命与年轻的释然。

后来玄奘才知道，此人竟然是世人所称“房谋杜断”中的左仆射、梁国公房玄龄，伴其左右的，还有右武卫大将军侯莫陈宝、雍州司马李叔慎、长安县令李乾祐等，全系京官、大吏。当时的玄奘更加没有想到，值皇帝李世民御驾亲征辽东之际，由房玄龄率领京城诸官出城迎接，已是最高的接待规格。朝廷在将他安置在修德坊弘福寺的同时，甚且下令其他寺院出资购置华幡、幢辇之类，连同佛经、佛像，送至弘福寺。房玄龄沉谋研虑，只是一力部署接应事宜，不作解释。玄奘也算阅人无数，但在房玄龄的脸上，居然没能看出些微端倪。

现在，天幕低垂，面前大道宽阔可并驰六匹马，两侧民居、药铺、香料坊、酒肆、布店鳞次栉比……点燃灯火，就像一条闪光的河流，朝远方流淌过去，叫卖声，欢腾的歌舞声，嬉笑声，酒令声，在城市的上空回荡……

多么繁华的都市，眼前早已不是昔日荒秽破落、杂草丛生的朱雀大街。

国事、政事、佛事皆新，处事角度思维也不再停留于十九年前。

“呃！”一个转弯，辇夫惊叫止步，玄奘身子一漾，差点朝后仰倒。

有人在推搡中栽倒在步辇前。

“哈哈——”周旁人群爆发出阵阵哄笑。

玄奘皱眉。

摔倒的人一骨碌儿爬起，双手胡乱扑打脸上、僧衣上的灰尘。朱雀大道尚是土路，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，那人手上也沾满灰尘，倒是越忙越乱。

忍俊不禁，玄奘走下步辇，取出一方手巾递上，温和笑问：“有没有跌伤？”此人虽着僧衣，但没有受戒剃度，应该是寺庙里的少年行者。

行者茫茫然接过手巾，却没有擦，顶着一张五花大脸，傻呆呆地盯着玄奘：“您就是玄奘法师？”

玄奘手指手巾，颌首示意行者快擦脸。

行者如梦初醒，拿毛巾的手颤颤发抖，胡乱往脸上抹拭几下，扬脸朝玄奘憨然一笑。

玄奘呼吸屏止。那是冰凉的气流突然呛进咽喉，欲咳不能咳的屏息，难受

得整个胸腔都牵扯着不敢动弹。继之而来的是痛，三年来，这种痛像有人拿钝刀切割胸腔，一拉一锯，血肉厮磨，没完没了；今天仿佛是在无法切分处，那刽子手“咣”地扔下刀，双手合力，“哗”地一下撕扯开，痛，心破碎了，呻吟扼在喉间。

玄奘的手不知不觉抵上面前行者的眉间。

广颧深目，额宽鼻高，深浓的眉毛，俏薄的嘴唇，尤其是那笑容——世上竟然有如此相像之人！

行者惊诧地张大嘴巴：“法师?!”

惊觉自己的失态，玄奘连忙收回手，声音喑哑：“小行者不是大唐人氏?”

好在那名行者没有觉察，他在寒风中搓着手，局促不安，声音抖瑟：“弟子名叫玄觉，来自高昌。”

高昌!

是佛陀的意旨，将他带到我的面前吗，在回归长安的第一天，让他正正摔倒在步辇前?

玄奘因惊骇后退半步，继而脑中灵光闪烁，伸手便要将玄觉拉在面前，再看个清楚。

“好大胆，竟敢私自出寺，来这里干什么!”斜刺里伸出一只手，抢先将玄觉一把拎起。

会昌寺般若堂首座智弘法师锁眉怒目，磨牙赫赫，看模样恨不能马上将自己高半个头的玄觉生吞活剥了。玄奘咋舌，智弘以严谨恭正著称，两人一直相交甚笃，故而今天迎至城外，他的脾性又有所见长，玄觉有得苦吃。

“我，我，我——”玄觉脸色发白，神情慌乱。

智弘稍一顿足，尘土便四散飞扬：“快说!”

玄觉身子一哆嗦，张口就说：“我，我……来求玄奘法师收我为弟子……”

“哗——”又是嘲讽的笑，玄觉脸色由白转红，不住跺脚，恨不能就地打洞钻土。

玄奘默然。

往事纷杂涌呈，岁月是一幅缩略画图，浮光掠影，乍现又失。

他不是他，他又是他。

“这是东归后，佛陀赐予我的第一样礼物。”

玄奘和身过去，掌心温和，闭目抚过玄觉的头顶，睁开眼时，决心已定：“算来你与我应当有因缘，过几日，你来弘福寺寻我。我等你。”

面对智弘的一脸诧异，玄奘按住他的肩膀，不着痕迹地点头——他会解释清楚。

踏上步辇，重新起行。

仰首，亿万烟花弥漫星空，缤纷多彩，火树银花不夜天；长望，万户灯火如织，长安月下春似锦。

一切，也是在印证和炫耀着这个时代的鼎盛与辉煌。

## 少年

长安，已然成为富庶繁华的中心，它的光芒不断地招引四方游客，翩然长歌，云袖弄舞，添一朵朵锦上之花。

奉皇帝的诏命暂住弘福寺之后，玄奘忙于安置西行带回的六百多部经卷、佛舍利和佛像；其他的时间，他拜会和接待故交旧友，静法寺的普贤，宝昌寺的法祥，多宝寺的道因……他们多非长安人氏，在这二十年里，陆续来到长安，长驻不愿离开。

玄奘在他们的伴随下，重游长安。

曲江池、大觉寺、大兴苑……

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。大觉寺的钟声，依旧那样浑厚悠扬，寺后的梅花开得正繁盛。甚至他还找到了当年居住过的禅房，以及他在禅房墙壁上随手写下的佛经要义。站在这里眺望，他恍若看到了家乡的土屋，在黄昏夕阳里飘荡着几缕炊烟；洛阳净土寺，道场内人头簇动，师兄们齐声颂读经文；蜀地长河，凉风侵人，二哥长捷握着他的手，依依惜别，他忍泪抽身，乘扁舟顺江而下……

它们都还在，然而，总有一些什么不同。

也许诚如房玄龄所说，那些停驻的，是我们的少年时光。

玄奘曾无数次想象自己出生时的场景：母亲痛苦地在床榻上呻吟，父亲在房外焦急踱步，哥姐三个啃咬着小指头，瞪大眼睛紧张地盯着父亲。好在这个过程不算很长，他顺利地诞生了。父亲从产婆手中抱起他，午后的阳光照在皱

巴巴的小脸上，他居然破涕而笑。父亲说：“就取名为祎吧。”

祎者，美好也。那时，他名叫陈祎。

陈祎的祖辈曾仕多朝为官，家门显赫于当时，父亲也曾入仕隋朝，不过早在陈祎出生前两年，就已经辞官归居田野。事实证明，父亲何其明智！隋文帝生性忌刻，开皇十二年后，苏威、虞庆则、王世积等功臣不是被杀就是获罪，开皇十九年高颀罢相，隋政从此逆转，朝官常恐祸变，人人自危。

就在陈祎出生那一年，原太子杨勇被废，晋王杨广成为储君。这个朝代的覆灭由此拉开序幕。

最初的幼年时光快乐而温馨。

犹记得，在乡间老屋里，薰暖的日光透过窗棂斜射入书案，鼻端是自然的墨香，两位哥哥似模像样地摇晃着脑袋背书，小姐姐踮着脚悄悄踏入书房，将采来的芫荽花插入笔筒中，那粉色花瓣簇在一处，真像振飞的蝴蝶，清瘦文雅的父亲站在一旁笑看不语，母亲高挑美丽，怀抱幼弟踏进室内，看他一笔一画地练字，柔声称赞：“祎儿，你的书法又有进益……”

受父亲教诲，陈祎酷爱读书，虽然年幼，也能背诵不少诗文。在背诵时，父亲总会微微眯眼，手持书卷，轻轻地为他击节打拍……美好的时光，一点一滴地从指缝里溜走，直到有一天，一去不复返。

那天，下了很大的雨，雷声滚滚闪电劈擦，小小的陈祎惊骇得夜不成寐，从床上爬起来寻找母亲。他一路哭喊，冲进母亲的房间，却发现里面一片寂静。父亲、哥哥、姐姐都站在里面，可为什么都在流泪？

他走近母亲榻前，母亲紧闭双眼，轻轻地唤她，她不答应，还有躺在母亲身边的幼弟，也静悄悄的，不像平常又哭又闹。

他很害怕，不停地摇晃他们，呼唤他们，可是他们依旧无声无息。

父亲一把将他搂在怀中，冰凉的泪水滴落在他细嫩的脖子上，顺着衣领滑进胸膛。多么寒凉！

母亲和幼弟走了。

常人难以想象，是状似柔弱的母亲努力维持着这个日益潦倒的家庭的生计。丈夫不务耕种，惟有她春夏养蚕织布，秋冬绣花缝衣贴补家用，从自己的牙缝里挤出口粮匀给几个孩子。长年的辛劳、营养不良和焦虑，挤压摧折着她的身体，直至她百病缠身，生命亦如风中之烛，轻轻呵口气就可以将之熄灭。

这一次，是送绣活到买家，在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中滑倒在泥沟里，再也

没能站起；不足两岁的幼弟，从她怀中跌落，掉进泥潭……

下葬的时候，陈祎听到钉棺木的声音，巨大的槌子，一下、一下，无情地捶打下去，“嚓、嚓、嚓……”每捶一下，他的肩膀就耸动一次。他局促不安地窝在墓角，幼稚的双眼凝望天空。天灰蒙蒙的，黑云压城，似乎随时都可能陡然塌陷。

中年丧妻，更兼痛失幼子，父亲一夜白发添头。

多年来，他专注于读书做学问，与多数儒生一样，胸怀兼济天下之心。可是将他的清谈文论摆放在柴米油盐旁，只能彰显出无能与无力。

眼看衣食住行一天不如一天，他对现实生活越来越冷漠。他极少过问孩子们的冷暖，孩子们朝他叫嚷饥饿时，他总是漠然地别过头，一言不发；更多的时候，他选择在房中发呆，或者站在庭院里，用失神呆滞的目光望着星空，一站就是整晚。

家已不复成家，陈祎的兄姊渐渐成年，各自寻找生存的出路。大哥入赘，远离家乡；二哥在洛阳净土寺出家；及笄之年的姐姐也远嫁他人。

每一次，幼小的陈祎都泪汪汪地站在破败的土屋前，眼睁睁看兄姊们收拾好行李，抚抚他的头，摇头叹息，然后踽踽离去。

与他感情最好的姐姐一直对他隐瞒出嫁之事，然而来往屋中的媒婆、扎着红绸的聘礼，令敏锐而早熟的陈祎很快猜到个中端倪。

那一天，姐姐头顶大红盖头跨出门槛，他忽然合身扑将下去，死死地抱住她的双脚，嚎啕大哭：“姐姐不要走，不要抛下我！”姐姐分明也哭了，他看到她的肩头在颤抖，听到她鼻间的唏嘘之声。他想：姐姐会蹲下身，像过去一样，搂着我，帮我拭去眼泪，像母亲那样哄我笑。

这一回，一切都改变了！她没有回头，虽然肩头仍然在颤动，却执拗地往前走，接着有许多人冲上来，将他的手从姐姐的脚上掰开，从裙裾上拉走……

我是被扔在荒野中的孩子，所有的人都不要我了！

小小的陈祎伤心地想。

每日面对父亲疏离的、远远的落在别处的目光。

没有同伴，没有兄弟姐妹。

夜晚的风声，硕鼠啃咬梁柱的“吱吱”声，闪电划过屋顶的寒光，都成为

恐惧的源头，他像一只惊弓之鸟，时时刻刻悬浮在惴惴不安的状态中。

七八岁的小孩子，竟然整夜整夜失眠：脸色苍白，眼光发虚，思维混沌。

某日深夜，风声鹤唳，委实无法入睡，他举着油灯，摇摇晃晃地在窄小阴暗的廊道里穿梭，累了，随意推开一间门，蛛网结尘的书房，地上、桌上、几上，乱七八糟全是书。

他随意拿起一本，就着油灯开始翻看。似乎是《世说新语》，又好像是《山海经》，一页页看过去，似懂非懂，不知不觉睡意袭来，醒来时天已大亮。

暗黑的书屋成为逃离冷漠现实与恐怖黑暗的避难所，他日日沉浸其中，从志怪小说至诸子百家，由诗经论语至骈文歌赋，虽似囫囵吞枣，但也时有所悟。

不知是幸还是不幸，在最孤独无助时，书籍填补了他心灵的空白。

九岁那年，二哥回来探亲，正式剃度后，他法号长捷。

闲谈中，大概惊异于陈祎所知的广博，长捷取出几本佛经递给他。没想到已经病得无法起床的父亲，竟然在此时挣扎着冲过来，一把将那些佛经掀翻在地，颤栗的手指向二哥大声喝斥：“我已经有一个儿子皈依佛祖，你想把他也抢走么？”

长捷不敢还口，他将父亲扶回床上，收拾好佛经，第二天清晨就默默离去。

父亲的震怒让陈祎貌似害怕，实则窃喜。

他头一次学邻村男童，爬树摘果，下树时虽膝盖磕破一点皮，但也毫不在意，欢天喜地地捧着洗净的瓜果来到父亲榻前。

“父亲——”满怀希望地叫喊。

父亲答应一声，好半天，倦怠地斜视自己的孩子。

那是怎样的目光啊，好似面前是一片虚空，他凌驾于虚空之上。年幼的陈祎，竟感觉从脚底生出悲凉的寒气。

他急需驱走这种寒气。捋起衣袖，他大张旗鼓地收拾房屋，整个屋子被他弄得噼里啪啦怪响。移开案几，他拾起一本书，那是长捷故意漏失的佛经。

《佛本行集经》。

他最初打开这本书，一定是出于对父亲的意气。

来到水草稀疏的河畔，避开明媚阳光的直射，陈祎在懵懂中带着些许兴奋，轻轻翻开书页。



佛陀的修行、悟道、成佛、说教，在他面前如莲花般层层绽开，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啊！

在无数夜晚与白天，他开始用心灵与佛陀对话。

时空相隔遥远。他看到佛陀抛去名位，孤身踏上修行之道；他看到佛陀坐于菩提树下，豁然悟道；他看到佛陀游历四方，渡历世人……

他看到佛陀宝光莹润的容颜，梵音清妙，召唤他的心灵随之移转，绽放出喜悦之花。

母亲去世后，陈祎头一次感受到那种源于内心深处的喜悦。

就在这时，疾病完完全全地夺走了父亲的生命。

年仅十岁，他已然是失去双亲的孤儿。

## 抉 择

倚傍长兄远走他乡，虽寄人篱下，但未必没有人仕出头之日。

随二哥长捷到净土寺做杂役行者，如果诵业出众，也可以剃度受戒，成为受朝廷奉养的僧伽，至少衣食无忧。

摆在陈祎面前的是这样两种前途。

父亲丧礼之夜，薰烘的暖暖炉火旁，陈祎疲倦地躺在床上，瘦小的身躯不停地翻来覆去。

耳侧，大哥与二哥商讨、争议，各执所据，互不退让。

“祎儿腹蕴高才，再过几年必定能举进士，你若误他前途，其心何忍？”大哥如是说。

“佛海莲花，此境何等美妙，种种世态俗务，与之相较，俱不堪一提——”二哥不以为然。

后来，在愈来愈激烈的争吵中，陈祎无可奈何地坐起。

炉火闪烁，兄长们的脸有着酒后般的醇红，又都斑驳不清。

父亲的疏离和病逝，如血脉寸断，一寸一分，将陈祎体内的血缘温情渐次剥离，几至殆尽。

现在，兄长们又在交割着他的将来。他们理性而审慎，仿佛他的未来就在他们掌心，然后延伸出去，展开一条金光大道。

两种声音刺入陈祎耳膜，让他生出厌逆之心。太多的变故，已经令他那颗